

默堂先生文集

歐陽文忠公集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雜文

存誠齋銘并序

余嘗問所以爲道之方於龜山楊先生先生曰大學之書
聖學之門庭也是可讀而求之余退而學焉觀其言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本在於誠吾意而已其說簡而
盡其理直而周其用要而博雖不敢疑而未知其必可行
也已而質之先生先生曰是固然又辱教之曰中庸之書
大道之淵源也是可讀而知之余又退而學焉至其論至
誠不息其極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則作而
嘆曰嗚呼盛哉誠若此天下國家其不足爲也已又從而

考之則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山嶽之所以峙江海之所以流莫不以此蓋嘗收視反聽一塵之慮不萌於胸中表裏洞然機心自息既自以為知之矣又以謂其致之也不疑則其居之也必不安其養之也不熟則其發之也必不粹斯道也其可須臾離哉以其不可違也而莫之違之故吾誠嘗存焉蓋古之聖賢未有釋此而能至者以余之不肖幸與知之而數年之間汨沒於奔走曾不得少暇以休滌其心而坐進乎此此余之所以久而不入於道也大觀元年先生官於餘杭夏四月余自親側復來因即縣宇之東舊屋數椽治為講習之所揭其榜曰存誠齋蓋有志乎力行其所知也自今而往凡吾飲食起居出處語

默之際必常見其所謂誠者了然於吾心然後出之庶幾
日進於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歸也則命名之意可無愧矣
既以自矢且為之銘以自省銘曰

天地之道為物不貳君子養心致一而已喜怒哀樂未發
其幾意必固我絕之於微正當此時寂然不動有物感之
全體即用是之謂一匪一無誠一日至焉天下歸仁我觀
聖賢異域殊世惟是之存若合符契敬以為宅忠恕其門
自我譬之推而及人惟我與物初無二體各私其私則有
彼己私智磨盡成性渾然無物非我其天守全天理所在
如鏡如像有來斯應不與俱往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
不分處處皆圓相彼世儒內外不一不勝其私機變橫出

孰知至人動莫非真飲食起居誠無不形我作此齋大可
容膝宴坐其間虛而不迫迴光內照隱几無言氣專神凝
息調而淵表裏俱融焉有所倚或紛乎前行以無事古人
遠矣斯道莫傳以銘存誠其庶幾焉

容齋記

江陵教授之廳事東有廊廡南引而屬於門其修可四尋
舊以為書室余治其三一而有之可以置几席羅經史
百氏之書宴坐寢休其間名之曰容齋始余客游大梁幾
年而楊先生職江陵學官使招余以來既至方盛夏南地
本卑濕而官舍狹陋不庇風雨其西南去古城不百步艸
木蓊鬱虺虺蚊蚋之所匿伏處則無以休其怠惰之情出

則無以宣其湫底之氣余竊不樂而先生安之怡然如顏
子之在陋巷晏然如原憲之居環堵出對賓客入見子弟
常自若也茲豈無得而然哉故予每以是為愧且自狀其
不學之過而思夫人所以進此道者已而胸中廓然顧向
之滯思了無毫髮可得環視所居簷宇之隘綽綽乎有餘
地美則又存吾所固然之廣大於性委吾所不可必之外
物於命自以謂室雖愈小苟可以容吾身處之不厭也容
齋之作其此時乎嗚呼天地亦大矣曾不能外吾方寸之
地則是身之在心猶海中之一漚耳萬物之理大則不容
小則易措故人能遍視其身者必能隨所託而安之蓬戶
甕牖亦奚以為戚哉孟子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

弗為也夫孟子之得志於此或不暇為則士方窮時修其所必為以須時者其不有大於居室者乎修其所甚大而遺其所甚小此方丈之內所以能容我而不迫也古之人在畎畝則樂處畎畝素夷狄則行乎夷狄以至死生之際無所變懾其原蓋出於此或者舍天下之廣居厚叢爾之小體遇事不釋隨之以憂愁憤怨雖天壤之間將無往而不為碍也則夫丹楹藻井之宏麗其足以容之乎蓋得其所安則無隘而有餘失其所安則無廣而不足所安之得失皆自其心則齋之有容不可以他求也故予深悼其初心之不然書是於齋以自訟焉崇寧二年七月十五日劒

溪陳淵記

介堂記

江西之士多以通才達觀自處視修潔謹細為不足道間有言動不違於理取予必以其義負繩墨而蹈規矩者衆必指以為迂怪曰是了然自異欲以奚為縉紳先生導其說於前而放曠不羈之徒又噪而助之以故名節不聞於時偷薄成風而廉恥之道盡矣余靖康建炎間嘗假令於廬陵之永新地廣物衆比他邑為難治思所以救前日之弊者唯反其所習而勸之為不可緩於是博訪端慤自守不為流俗所移之士尊其道而友其人庶幾下觀而化蓋久而後得龍君時升焉時升抱才處晦厄窮不改其度交非其類如將浼已推之辭受之際雖毫髮不苟也其平居

接人無貴賤戚疎必盡其誠一語失中必反復折難歸於直而後已人亦以是畏憚之蓋古之介者也與向所謂自處以通達而流入於偷薄者異矣故余樂與之游又因其作堂秀溪之上將以遠城市避喧囂離人而立於獨也則請以介名之且示余區區相與之意所以勸也或者曰介者不同於衆與物多忤其失為矯激為僻滯為執而不通為隘而不容子何善夫爾也余曰君子之行所至不同而介則不可去也若乃命介以小節而以和光同塵為處世之法脂韋汨沒終亦無所名矣昔者孟子論伯夷柳下惠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夫清固疑於介而和何有焉然而孟子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和也介

其可少乎蓋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援而止之而止者下惠之和也使其枉道而事人戀戀於父母之邦而不能去或處之以三公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是亦苟賤無恥之人耳亦何貴於和哉故曰君子不可以去介者為是故也雖然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而孟子則以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為不可蓋簞食豆羹之與萬鍾其為物一也而人常輕於舍簞食而重於辭萬鍾者道義之不明則物之多寡有以亂之耳是故易於為其小而難於為其大也夫道義者應物之權衡也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至於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一以是處之又豈有難易乎由是言之仲子之於齊國下惠之

於三公俱非其所嘗試也而孟子於此有信有不信焉者亦自其道義以觀之耳故知仲子之不足信然後知下惠之所以異知下惠之可信然後知伊尹之所以同非深達孟子之旨者不足與語此今余既取時升之介且以名其堂於時升無間然者又欲進之以古人之道義則所期於時升者其有既乎時升其勉為柳下惠之介余之望也紹興七年五月十三日延平陳淵記

邵武軍光澤縣學記

上即位十有六年稍厭金革之事專修文德中外晏然人用休息於是振舉舊制以彰中興越明年詔即行在所建太學設師儒之官增弟子員凡所以教養考選之具視祖

宗時為備天下學士聞風而至闕下願就誨育者至不可勝數上親臨其宮加勸獎焉仍以宸翰所書經子之文均賜外郡學由是州縣之吏職在流承者莫不以學校為急務竭力赴功唯恐居後光澤之學成蓋其時也而余友順興吳君璋適寓茲邑以書來告且道邑令王君之賢舉事之敏願有紀焉余惟光澤得邑介於江閩兩境之間地瘠而民貧雖當往來之衝而非商旅化財居貨之地他日為政於此者常若無暇而王君獨能以撫字之隙改築鄉校祇上之德先之訖事而民不以為病是可嘉也已故為敘其因而益以余之所聞庶以廣王君勸學之意云蓋學者學為善而已善者性之正有之而為信充之而為美擴之

而為大大而能化則入於聖矣故周官以六德教民聖在其中善之所積也而或者易之以為不足為無乃未之思耶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人倫之明自事親始事親必本於誠身誠身必本於明善善之不明而欲積之以成德而期於神明自得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末世窮年終不近矣雖然善亦難明哉學者必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無忘之後旋視而反聽之當其入乎無間而行乎非有如人之始生而愛其親已長而欽其先亦豈利而為之哉純乎善而不雜於利此舜之所以為舜也使學者憂不如舜日孜孜而不知倦其於作聖也何有故曰學者學為善而已渠不信夫今聖上躬舜

孝於九重之中固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宜其下觀而化
疾於影響而且以得乎先聖之意者寓諸心畫之間以幸
多士所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事親之說見於孔子子思
孟子之書昭然如雲漢之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也人倫之
所以明誠出於此將見人才衆多天下可運於掌矣蓋宣
王北伐之後方有事於蠻荆而新田之芑已有可采卒之
復文武之業者亦未必不由此也王君為政於光澤知所
先後其有見於斯乎如聞邑舊有學久廢弗葺學徒雖衆
而藏修游息之所嘗苦益陋以故圓冠方屨之士動以千
數而進登仕籍者累數十年或無一人王君始至憫焉於
是為易而新之峻其欄宇以揮發山川之秀氣庶幾自此

異人間出繼為盛世之用此亦為人上者愷悌之善政也
然仕止於為祿習科舉之文者皆足以得之科舉所以誘
人為善而非古人所謂善也學者明乎古人所謂善利之
分而無愧於王君樂育之誠則又善矣王君名聿求福唐
人余未及識之觀其勸學之意亦可知其為人焉紹興十
五年二月十日延平陳淵記

甘露寺題名記

崇寧丙戌歲七月十二日候潮於瓜州時秋暑熾甚舟中
鬱鬱不快獨與友人張載德拏上艇破駭浪乘涼於金山
是夕天宇空濶江上月明觀波瀾之洶湧魚龍之出沒秋
光蕩搖萬頃一色清風薄人毛髮盡立恍然不知身世之

所在也明日曉霧初霽草屨藜杖相與登絕頂憩留雲亭
上俯視舟楫江上絡繹往來真夢境也更數刻下謁滿公
於妙高臺飯罷而日既午矣遂渡京口至北固浴其山之
下風乎淨名齋之前楹下瞰衆峰騰壺中圍萬井山林城
市之趣兼得之蓋東南奇觀也日暮攜手上方北眺楊子
所謂龍游焦山海門數島簸揚其間蓋微矣東望滄海天
水相銜雲濤渺然使人有隘人間之志欲脫去塵世而未
能也須臾微雨作且止將宿焉僕來告余舟已南矣乃步
月而歸劒谿陳淵題淵字知默載德名公厚云

定交篇

朋友以情相親者不若以義相許以義相許者不若以道